



获第三届晋中文学奖

长篇晋商财富传奇

汇通天下

克强 著



中国第一家票号是如何诞生的？

小小平遥古城何以成为现代银行业的乡下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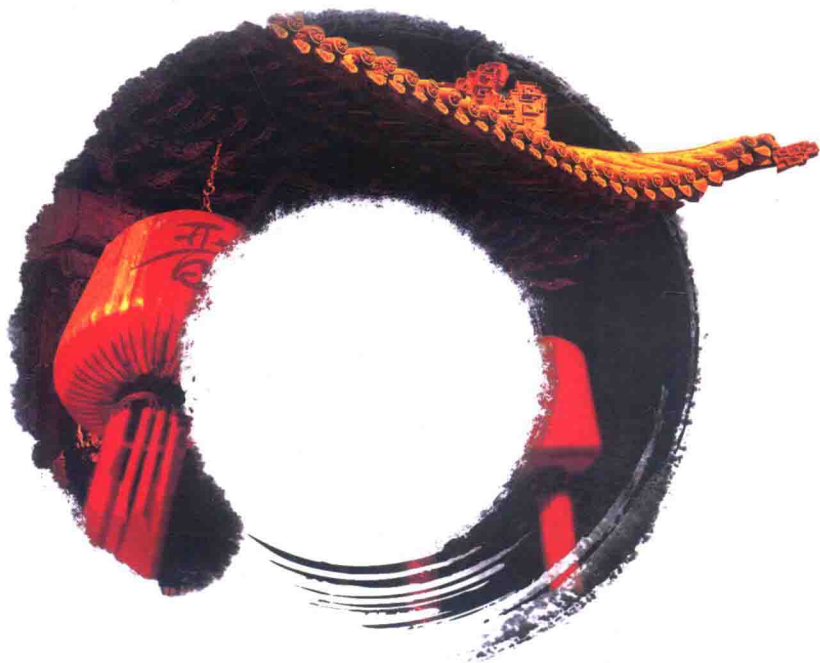
道光皇帝如何御笔题封“京都日昇昌汇通天下”？

一部惊世绝学流落民间。

却引出几许奇人，几处奇境，几番奇遇，几多奇恋。

一部经商大典成就一段财富传奇，

却演出晋商纵横天下，智谋天下，财雄天下，汇通天下。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获第三届晋中文学奖

长篇晋商财富传奇

汇通天下

克强 著



中国第一家票号是如何诞生的？

小小平遥古城何以成为现代银行业的乡下祖父？

道光皇帝如何御笔题封“晋源口自日新益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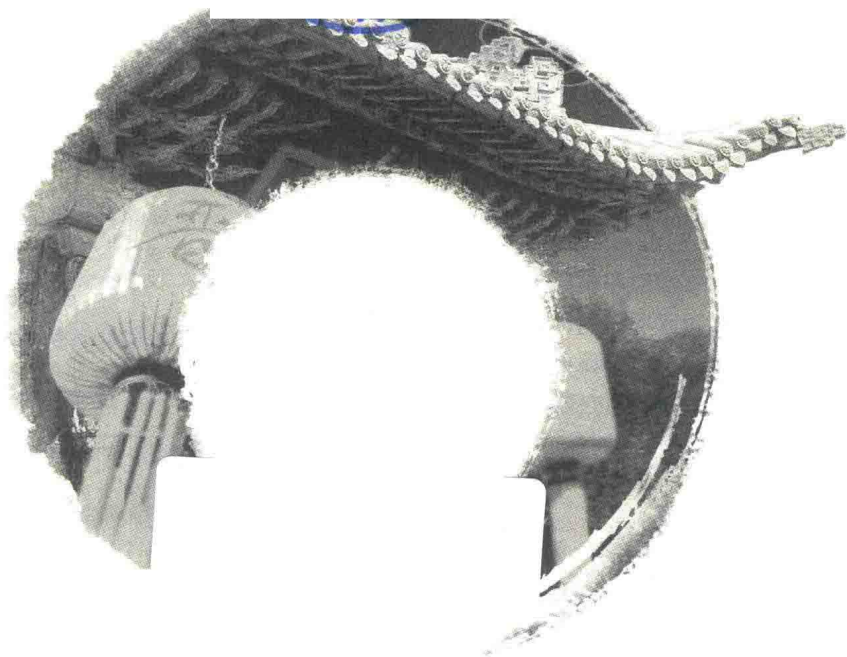
落民间。

激荡出几许奇人，几

为一段财富传奇。

起晋商纵横天下

天下，汇通天下。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汇通天下 / 克强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90-1572-5

I. ①汇… II. ①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2880 号

汇通天下

作 者:克 强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朱彦玲

责任编辑:刘 旭

封面设计:人文在线

复 审 人:王 军

责任校对:傅泉泽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电 话:010-85923043(咨询)85923000(编务)85923020(邮购)

传 真:010-85923000(总编室),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装 订: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1003 千字

印 张:41.25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1572-5

定 价: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 ◎ 第一回 北京城杀声卷硝烟 南药庙解卦评时势 / 1
- ◎ 第二回 孙老汉会馆说晋商 李闯王殿台封西侯 / 10
- ◎ 第三回 胡军爷再顾西宾府 李御史夜走右安门 / 18
- ◎ 第四回 袁夫人难途托遗孤 鹰爪掌黑店擒歹贼 / 26
- ◎ 第五回 黑松林单剑助大侠 朽木桥双臂举老牛 / 34
- ◎ 第六回 王员外摆酒会英雄 傅青主采草施妙方 / 43
- ◎ 第七回 雷拐腿结义又结亲 郭叫驴逞霸又逞凶 / 54
- ◎ 第八回 困街头御史遇无赖 会衙堂县令解朽肉 / 61
- ◎ 第九回 患痢疾歇脚孙家屋 避兵祸安居达蒲村 / 70
- ◎ 第十回 剪贼人茶坊淌污血 除恶霸林泉复旧名 / 80
- ◎ 第十一回 绿松坡傅山遇异男 乾坤洞文足现女身 / 88
- ◎ 第十二回 崇祯帝挥剑残骨肉 嫩妃女易服逃宫苑 / 96
- ◎ 第十三回 落难女泣泪认义父 亡国臣涕表祭忠魂 / 102
- ◎ 第十四回 孙老汉会馆认丫头 于一子晋阳访傅山 / 110
- ◎ 第十五回 乾坤洞青主会真人 舍身崖智真论至善 / 118
- ◎ 第十六回 闭乾坤于一说天书 下山岗文足剪锦豹 / 131
- ◎ 第十七回 试对句袁天明家世 赠画像傅山辞林泉 / 140
- ◎ 第十八回 少年郎迷途双峰山 老牧人指点舍身崖 / 148
- ◎ 第十九回 逞真诚少年跳高崖 伴精魂烈女守青灯 / 158
- ◎ 第二十回 乾坤洞袁天荐血书 平遥城李雨当皇章 / 165



- ◎ 第二十一回 题词扇秀才赞盛世 破囚车好汉飞高壁 / 176
- ◎ 第二十二回 三狼庙绳锁落魄汉 双峰山马踏乾坤石 / 188
- ◎ 第二十三回 圣主子洞府拜禹王 傲秀才石门得天书 / 198
- ◎ 第二十四回 丑婆娘无知坏血衣 穷秀才得意任山长 / 206
- ◎ 第二十五回 杀婆娘秀才嘱天书 藏瓜田义士说身世 / 214
- ◎ 第二十六回 大胡子火针除顽疾 老财东瓜田试少年 / 224
- ◎ 第二十七回 小伙计饥渴崇文门 老管家惊识乾坤锁 / 232
- ◎ 第二十八回 赠铁饼金归少主人 失镖银血染太行山 / 240
- ◎ 第二十九回 独臂侠从容剪大盗 种瓜人意外得巨金 / 250
- ◎ 第三十回 冀小姐妆恋漆花镜 任大师夸赞月亮屏 / 257
- ◎ 第三十一回 东达蒲李家制色料 西大街雷宅易主人 / 267
- ◎ 第三十二回 西裕成庆典喜转悲 奇相儿降世瑞生祥 / 277
- ◎ 第三十三回 五柏翁双卦赐表字 十举子共梦拜孔圣 / 286
- ◎ 第三十四回 草葫芦洒尿作歪诗 花喜鹊落屎成妙题 / 295
- ◎ 第三十五回 赏蒹葭征吉吟秋羽 拍清波履泰赋神泉 / 305
- ◎ 第三十六回 老夫子牵线鸿雁章 小情人对歌放牛曲 / 315
- ◎ 第三十七回 会柳林赠爱香草衫 立雪门赏奇龟甲籀 / 324
- ◎ 第三十八回 槐树案晨误赶考人 榆崖洞夜宿逃婚郎 / 337
- ◎ 第三十九回 郭道镇掌柜试诚心 林泉村大师演秀手 / 346
- ◎ 第四十回 贤征吉遵嘱受天书 裸履泰避雨卧荒窑 / 358
- ◎ 第四十一回 滥情雨为媒酿债孽 美老虎恋爱耍淫赖 / 369
- ◎ 第四十二回 香草衫义济落难客 金钱豹误伤凶歹徒 / 378
- ◎ 第四十三回 巨石岭秀手剪仇贼 鳌头矶香衫遇旧主 / 390
- ◎ 第四十四回 扬州城雨润思乡曲 达蒲村肩荷掏雀童 / 402
- ◎ 第四十五回 跪师门悲泪哭师恩 探奇洞丹血缀奇章 / 412
- ◎ 第四十六回 美男子避祸走他乡 丑秀才乞讨遇故友 / 422
- ◎ 第四十七回 醉乞丐屎尿退贼寇 黑胡须金镖解怨仇 / 431

- ◎ 第四十八回 少东家遇贤聆高策 老赌棍押注割大腿 / 440
- ◎ 第四十九回 野鸡坡诗缘识大师 短枫岗剑韵剪泉匪 / 451
- ◎ 第五十回 落难郎荒庙遇救星 失宠人闹市寻烦恼 / 461
- ◎ 第五十一回 妒变恶使奸又使坏 拙成巧结义更结盟 / 469
- ◎ 第五十二回 赵鸣鹤述职荐奇材 雷履泰辨色解疑案 / 479
- ◎ 第五十三回 同窗谊射覆行酒令 旧恶习带醉露丑态 / 488
- ◎ 第五十四回 赏春社喜得状元笔 集赢堂偶获汇水银 / 496
- ◎ 第五十五回 识行情问鹄智采油 洗长袍真女误毁书 / 504
- ◎ 第五十六回 寻旧缘意外认血脉 创大业庆幸得传人 / 515
- ◎ 第五十七回 木器铺徐家归李家 颜料庄馋人进馋言 / 523
- ◎ 第五十八回 雁门关胡兔拜义父 蒙古包骆驼认亲子 / 532
- ◎ 第五十九回 老脚夫落水茅津渡 小信使失火白果庄 / 546
- ◎ 第六十回 李大全昼惊双日梦 雷履泰巧缀状元笔 / 556
- ◎ 第六十一回 老脚夫寻根拜神柏 雷掌柜设计赚人才 / 567
- ◎ 第六十二回 栖鹑阁财东拜掌柜 衙神庙伙计搬师爷 / 576
- ◎ 第六十三回 打彩枷箴视明志向 恋痴情真女耍脾气 / 585
- ◎ 第六十四回 古骆驼两仪腾格里 西洋人四悸了不得 / 593
- ◎ 第六十五回 师学士说兵夸良将 李财东报恩建美宅 / 600
- ◎ 第六十六回 道光帝三题洒金笺 雷掌柜一辞毛鸿翔 / 608
- ◎ 第六十七回 李财东首颁红利券 雷掌柜再辞毛鸿翔 / 617
- ◎ 第六十八回 李大全悲嘱三家事 毛鸿翔怒创五联号 / 628
- ◎ 第六十九回 庆寿秩宝画归旧主 识龟摘天书落他邦 / 638



第一回 北京城杀声卷硝烟 南药庙解卦评时势

柳根山房主人有词曰：

从来高士居名山，乱世治世皆一般。如今又唱梁父吟，琴韵不绕卧龙岗。
舍身壁，雕善章，乾坤洞府昭洪荒。千古奇恋舞长谗，血荐天书伴禹王。

操演智慧谁最强，拔乎其萃数晋商。烈焰惊梦乾坤册，双日灿灿落楼堂。
栖鹞阁，学鹦廊，范蠡晏婴皆贤相。天子金笺状元笔，汇通天下日昇昌。

这两篇《鹞鹞天》道出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晋商财富传奇。

君可知晓？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票号是如何诞生的？小小平遥古城何以成为现代银行业的乡下祖父？道光皇帝何以御笔题封“京都日昇昌汇通天下”？一部惊世绝学流落民间，却引出世间几许奇人，几处奇境，几番奇遇，几多奇恋。一册经商宝典成就一段财富传奇，却演出晋商纵横天下，智谋天下，财雄天下，汇通天下。其中故事且听老夫慢慢道来。

却说大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春三月十八这天，虽说清明已过，但北京城依然春寒料峭，大街小巷死气沉沉的。李闯王的队伍围城已经三天了，京城百姓前两天躲在自家小胡同里就能听到城门外大炮的轰击声和城墙上守城兵士的喊杀声，能看到空中弥漫过来的硝烟。然而今天晌午这就大半天了，天空中依然弥散着硝烟，城外的大炮声却听不到了，城墙上也突然静悄悄的，好像围城大军全退上走了。但京城的老百姓仍然人心惶惶，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人们还记得，早在大年初一那天前晌，千家万户正热热闹闹放鞭炮拜大年的时候，北京城突然平白无故地刮起了一场黑风。那场风好大呀，八九十岁的老人们说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黑风，顷刻之间狂风卷着黄沙遮天蔽日，把一座京城笼罩了个严严实实，走在街上的人们面对面咫尺之间相互看不见。狂风卷起的尘土流沙在大街上胡同里就像洪水猛兽一样狂涌漫流，商家街门上的牌匾，胡同里各家门楼上挂着的红纱灯笼，百姓家刚刚贴出的大红纸对联，统统让狂风搅得满街满胡同上下飞舞。这场狂风刮了足足有两个多时辰，把京城百姓搅了个心惊肉跳叫苦不迭，人们提心吊胆过了个不顺当年，这么好端端来了一场黑风毕竟不是个好兆头哇！果不其然，过了些天有传言说李闯王在大年初一那天在西安称帝了，京城百姓相互悄悄议论，敢情是地煞星的煞气呀！怪不得呢，看来是要改朝换代了？

果然，自刮过那场黑风之后，北京城里就不断有消息传扬开来，先是传说李闯王率百万大军已经攻下太原，就要往京城进发了。出了正月，又传说闯王的北路大军已攻克大同府和宣化府，刘宗敏的南路大军已攻克正定，直逼保定府了。在人们的惊慌不安中，渐渐地这些传言全证实了。刚出二月，义军就直逼京城，有传言说李闯王已经占据了位于昌平沙河的皇家巩华行宫。有人互相安慰说不要害怕，闯王是好人，闯王来了不



纳粮。有的则说李闯王是魔王，路经昌平时把昌平城给放火烧了。更有的说要不了几天京城就要沦陷了，闯王一旦攻进城来就要屠城三日，玉石俱焚，京城都得烧成一片灰烬。大明江山眼看就要完了哇！尽管说闯王好的人传言说晋陕一带老百姓流传着歌谣：“打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但京城百姓不大相信世间会有不杀人的起义军。所以民间百姓但凡有点门路能混出城的，早就纷纷逃离京城了，就是皇宫大内中的宦官和朝廷官员，许多人看看朱明王朝大势已去，也纷纷溜之乎也。往日繁华的京城闹市，如今仿佛变成了一座死城。街面上市井萧条，各商家铺面早已全部关闭，有几家铺面上方的牌匾已经斜落下来，在寒风中微微垂吊摇晃。

今日前响起义军攻进了外城的彰义门，从内城的宣武门和正阳门攻入内城，很快，西垣北垣的阜成门、西直门和德胜门早已成为起义军的通衢，大街上到处是一股一股呼号奔跑的起义军马队，马队过后街上就空落落的死寂一般了。老百姓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没有行人，偶尔有一两个人从胡同口匆匆走过，街上传来一阵阵凄凉的哭号声。

崇文门里离城门不远处有一条小胡同，胡同口有一棵苍苍老桃树，京城人习惯叫桃树胡同。此刻一个三十多岁仆人模样的汉子急匆匆从大街上跑到胡同口，抱住老桃树喘口气，回头看看空旷的大街上远近不见人影，然后推开胡同口的木栅栏门急步跑进来，紧跑几步回头看看没有起义军追进来，赶忙急跑几步到一处大宅院门口，回头四下看看，确信胡同里再无人影，便跳上台阶，推开漆皮斑驳的院门，进得院来回身把院门关上，急步穿过厅堂往后院来。

这是一座两进式四合院，院子里栽植着两株茶碗来粗的石榴。往年间这两株石榴每到春三月就发芽了，今年却没有一点儿生机，仿佛冻死了一样。

这座院子是大明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石李大人的府第。此刻在后院正屋厅堂里，李夫人正紧紧抱着五岁的儿子小李雨坐在椅子上，一脸焦急的神情。小李雨张着惊恐的大眼睛抬头看着母亲的脸，小声说：“妈妈，我怕。爹爹怎么还不回来呀？”

李夫人搂紧儿子，说：“小雨不怕。你爹爹出去有事，也就快回来了。”

小雨说：“妈妈，那么义叔叔怎么还不回来呀？”

李夫人说：“义叔叔出去打探起义军去了，就快要回来了。”

小雨说：“妈妈，起义军来了真的要杀人吗？”

李夫人搂紧儿子，摇摇头，说：“起义军？唉……”

这时汉子推门进来了，急促地说：“夫人，我回来啦！”

李夫人着急地说：“李义，你打听听着啦？朝廷没事儿吧？”

这个仆人模样的汉子正是李府的管家李义，李义当下急得跺一下脚，泣声说：“大明朝完啦，完啦！起义军今日一早已经攻进外城的彰义门，从内城的宣武门和正阳门攻入内城，西垣的阜成门、西直门和北垣的德胜门全给攻开了，大明朝完啦啊！”

李夫人一惊，说：“啊？那九门三大营呢？”

李义又跺一下脚，说：“啊呀，再不要提九门三大营了，那些个兵老爷诈唬老百姓一个一个比虎狼还凶恶，起义军一攻城，这些个兵老爷一个一个比孙子还孙子，听说有的兵士还在城墙上向起义军嬉笑招手，盼着起义军攻进城来呢！简直是——唉，九门三大营整个儿乖乖投降了起义军。崇祯爷他真昏，夫人你猜皇上派谁守城了？”

李夫人说：“谁？”

李义再跺一下脚，说：“派上别的人吧，怎么也还能多守几天，皇上他竟然派了个

太监曹化淳和王相尧募兵守城。这帮没子儿太监，靠他们能守住城？听说这曹化淳只给守城士兵每人一百钱儿。夫人你想，城外是起义军压境，一百钱儿能拢住人心为你卖命吗？整个儿怨声载道啊！而皇上还不许百官过问战守事宜。兵部张阁部张缙彦大人巡视城防，竟然被曹化淳挡住不让上城。这下子倒好，听说昨天曹化淳让城上的士兵打的是空炮，放放硝烟只是虚张声势罢了。今日和三大营一样，他们干脆来了个开门迎降，曹化淳打开彰义门，王相尧更打开了宣武门，把起义军给放进来了。这样一来，西垣北垣的各座城门整个儿成了通衢大道。”李义忽然不见了主子老爷，说：“哎，夫人，老爷呢？”

李夫人说：“出去了，他等你等不回来，他说他出去转转去。也许是上朝去了吧？”

李义一听急了，说：“什么？老爷上朝去了？啊呀呀，今日还上什么朝呀？起义军把承天门楼子也烧啦，整个儿火光冲天哇！六部衙门的人也全跑空啦，大明朝完啦啊！”

李夫人大吃一惊，说：“啊？什么？把承天门楼子也烧啦？真的？”

李义说：“真的，没错儿，我亲眼看见的，整个儿火光冲天啊！依我看皇城也怕是守不住了哇！哎，夫人，听街上人说哈德门这阵子没官兵把守，也没起义军，咱们得赶紧走哇！迟手慢脚起义军一关城门，那就出不去了。人家有点门路的官员看看朝廷不行了，没等出正月就逃出去了，要不朝廷怎么会在要紧三关派太监上阵呢？”

李夫人焦急地说：“是啊是啊，可是老爷他去了哪儿了呢？要是上朝吧？可是也没有着装呀？还是穿的他那件鸾凤蓝夹袍子呢。也许是——唉呀呀，真正急死人了！”

李义跟随李老爷已经二十多年了，正月里那阵儿风声紧，街面上纷纷传说李闯王大年初一在西安登了位，国号大顺，立即就要进攻北京城了。李老爷怕大难临头株连众人，就把府上的男女仆人全打发让出京逃难去了。本来李老爷让李义也带上点盘缠赶快逃难去，但李义说什么也不肯在这国难时刻离开主子。今日李义和往常一样，寅初时分就跟随李老爷来到承天门，但到辰末时分城门仍紧闭不开，李老爷留下李义打探消息，便一个人回去了。李义从大明门东边绕到六部衙门来，六部衙门已经空无一人了，他又转到东华门这边来，他正徘徊间，忽听得承天门方向传来人喊马嘶，他急忙小跑着返了回来，一转过角楼，恰好看到承天门楼子被一伙起义军放火烧着了。这承天门是皇城的门户，是皇家出入的禁地，往日高大雄伟的承天门城楼子，顷刻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李义不敢怠慢，赶紧转小胡同跑回来禀报主子老爷。李义一听夫人说李老爷出去了，心里好一股着急，他生怕老爷有个三长两短，赶忙说：“啊呀，起义军已进了城，老爷一个人他——要不我出去找找老爷去？”

李夫人忧愁地说：“是啊，我也正担心呢。可是你到哪里寻找他呀？还是再等等吧？”

李义说：“要我说，夫人，咱还是早点做做准备为好。大明朝完了，这北京城咱恐怕是待不住了哇？要是如人们说的，起义军再来个屠城三日？那可就——”

李夫人想了想，对李义说：“也好，那你带上小雨先到前院等候老爷？我这就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李夫人放下儿子，说：“小雨听话，跟义叔叔到前院等爹爹去？”

李义说：“也好也好。来，小主子，跟义叔叔玩儿去？”说着抱上小雨来到前院。

李家自从正月里打发走仆人们，李府大院显得空落落的了，李大人夫妇和儿子小雨住在里院，管家李义住在外院西厢房，捎带看守门户。李义抱着小雨穿过中厅来到前院，让小雨站在石榴树下，微笑说：“小主子，义叔叔给你一件好玩艺儿好不好哇？”



小雨说：“义叔叔给我什么好玩儿的东西呀？好玩儿吗？”

李义笑嘻嘻地说：“太好玩儿啦。小主子转过身子，用小手手捂上眼睛，不许偷看啊？义叔叔说睁开才能睁开啊？”

小雨天真地转过身子，用两只手捂上眼睛，说：“义叔叔，快点儿啊？”

李义从怀里掏出来一只光亮亮的银项圈儿，圈儿上挂着一只黄亮亮的团枣大小的精致的小扁圆铜锁，小锁的两面各刻着一条盘龙，在盘龙的中间，一面刻着一个“乾”字，一面刻一个“坤”字。这只铜锁乾坤银项圈儿是李义用自己的体己钱专门在珠市口一家银匠铺定做的，为的是主子老爷四十多岁才有了个宝贝儿子。这孩子生来聪明伶俐招人喜爱，他要用这把乾坤锁把小主子锁住，让小乾坤锁保佑小主子长命百岁，因而特意让铜匠给配了一把小铜钥匙。李义从衣袋里掏出来亮晃晃的小铜钥匙开了小锁，嘴里说着：“小主子不许偷看啊？”他蹲下身子，款款将乾坤银项圈儿挂在小雨的脖子上，轻轻捏合锁子，捉住亮晃晃的小铜钥匙看看，铜钥匙柄上两面也刻着盘龙，一面儿的盘龙中间刻着一个“乾”字，另一面儿的盘龙中间刻着一个“坤”字。李义将铜钥匙款款装进自己的衣袋里，手捉住小银项圈儿，说：“好啦，小主子睁开眼睛哟？”

小雨张开小手睁眼一看，见自己的脖子上戴了一只银项圈儿，上面还锁了一只黄亮亮的小铜锁。小雨高兴得笑了，两只小手捏住小铜锁看看，说：“义叔叔，这是什么东西呀？”

李义说：“这呀，是一把乾坤锁银项圈儿。”

小雨说：“乾坤锁银项圈儿？义叔叔，什么叫乾坤锁呀？”

李义说：“这只乾坤锁呀，别看是一只小小的铜锁，却是一只通天大锁。小主子戴上这只乾坤锁呀，能长命百岁，能状元及第，能主宰天下发大财！”

小雨说：“义叔叔，什么是长命百岁状元及第主宰天下发大财呀？”

李义笑了，将小雨的衣领解开，把银项圈藏在里边，说：“长命百岁呀，就是谁也拽不上我们家的小主子跑了。状元及第呀，就是我们小主子长大了，将来能当挺大挺大的官儿，能当比老爷的官儿还要大一品的大官儿，那样，小主子就能主宰天下发大财了哟？”

小雨说：“义叔叔戴上乾坤锁也能长命百岁？也能状元及第？也主宰天下发大财？”

李义哈哈大笑，说：“哈哈，小主子，你还小哇。你们老李家三代单传了，你就是老爷和夫人的命根子哇！所以呀，义叔叔一定要用这把乾坤锁把小主子锁住。小主子戴上这只乾坤锁呀，从今往后就一切吉祥如意，天地万物都能主宰，就什么也不怕了喽！”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石这些天更是忧心如焚。三天前李闯王的兵马就开始攻城了，昨天镇守在京师九门外的三大营投降了起义军，朝廷竟然派不出守城大將了，派了个大内宦官曹化淳和王相尧指挥守城去了。大明朝最糟糕的就是皇上信任宦官胜过信任文武大臣，这宦官一得势，百官不得过问战守事宜。这下子倒好，朝臣上下人心惶惶，朝廷事实上瘫痪了。早些时李石曾向皇上呈上过一封奏疏，鉴于内有起义军逼城，外有金兵压境，皇上宜南巡南京，北京留太子监国即可。后来其他朝臣知道了之后纷纷附议，也有提议让太子回南京监国的，然而皇上犹豫不决。崇祯帝是个疑心很重的人，附议的人多了，他反而以为是臣下对他不忠，大家也就不敢再提南巡的事了。十五日起义军一围城，皇上再想走已经出不去了。

今日凌晨寅初时刻，李石领着管家李义步行来到承天门，六部衙门早已人去屋空，他想要进宫面见皇上。这承天门是皇宫的门户，共有五道门，平常只开中间一道，逢大典才五道门全开。中间这道门是臣下进皇宫朝见皇上的必经之处，往常每到丑末寅初时刻承天门中间这道门便开了，但今天特别，承天门紧闭不开，李石想进进不去。

承天门外六部房前有一棵千年古白果树，长得挺拔威武，像一员雄伟的大将军。驻外的将军们回到京城来朝见皇上，大多是先把马匹拴在这棵树上，年长日久，这棵老白果树便被尊称为将军树了。李石进不了皇宫，便回到将军树下心焦徘徊，恰巧暮色中见一乘轿子过来了，看样子也是要进宫去见皇上而被堵在承天门外。从轿子里出来的是兵部尚书张缙彦张大人，张大人见李石在这边徘徊，便急趋几步走了过来。

李石看张大人过来了，上前几步给张缙彦作一揖，急切地问：“张大人，李闯王敌军逼城如此紧迫，再过一阵阵大天明了就义该开炮轰城了，而宫门又进不去，这可怎么办呀？”

张缙彦愁容满面，摇摇头，长叹一声说：“唉，李大人可记得昨天文华殿的情景吗？皇上用不着我们班人啊！”

听张大人这句话，李石想起了昨天在文华殿的情景。

昨天前晌，皇上召集群臣到文华殿商议对策。李石和其他大臣们进到文化殿时，见皇上正在御案上濡墨书写，贴身太监王承恩王公公正给皇上磨墨侍候。李石知道，当今皇上对书道造诣很深，一笔虞世南楷体圆融遒丽，劈窠大草则更矫健绝伦，每逢皇上高兴，写到得意之处常随手书写一两件条幅恩赐臣下，朝臣们为能得到皇上的一件御题墨宝而欢欣鼓舞。年前皇上就曾赐他一幅“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条幅，落款处揪着“崇祯建极之宝”玉玺朱印。他当时很是很受宠若惊，如获至宝，花重金请装裱名匠绫裱出来，也只是在过年时才挂在厅堂墙上全家拜赏了一番，然后就又收藏起来放在箱子里了。此刻见皇上已经搁笔，四尺长的尺幅绡上题写着“松风”两个大字。太监王公公赶忙款款提起条幅来，高兴地说：“皇上这笔锋果然如龙飞天庭，虎卧凤阁啊！”

李石心想，起义军逼城如此紧急，在这文华殿外就能听到隆隆炮声，而皇上却如此从容不迫，大有胜券在握的架势，果然是天子风度啊！内心很是叹服不已，也很为自己的惊慌不安而自愧弗如。转而又想到，皇上毕竟是皇上啊！笔墨丹青毕竟是闲情小技，江山社稷才是国本啊？宋徽宗怎么样？论书论画天下第一，然而却父子双双做了金兵的俘虏。南唐李后主又怎么样？诗词歌赋无出其右者，然而最终落了个亡国之君的可悲下场。前车之鉴啊！但这些念头只能烂在自己肚子里，和谁也不能说。转念又想，也许是皇上给臣下们故意摆出个临危不惧的样子？他正这么胡思乱想，只见皇上已搁好笔，抬脸看看臣下们，问道：“反军逼城甚急，诸位爱卿有何良策可以退敌？”

李石一时想不出更好的主张来能退去起义军，所以没敢出声。他看看其他臣子们，朝臣们面面相觑，一时无人应答，阔大的文华殿静悄悄的。过了好一阵子，只听得皇上低沉着声音说了一句：“一群无能之辈！”李石心里一惊，微微抬头一看，见皇上脸色变得阴沉沉的，捉笔在御案上匆匆写了几个字，然后就悻悻然拂袖退朝走了。太监王公公赶忙从御案上拿起皇上写下的字幅来，刚念了一句：“皇上有旨——”猛然脸色一变，两只手一哆嗦，手里的尺幅绡从御案前飘落在了地下。李石侧目一看，见绡纸上写着六个行楷大字：文臣个个可杀！又从上到下在这几个字上长长画了一笔。李石大惊，转脸和旁边的张大人对视一眼。王公公已经急步冲到御案前把字幅捡了起来，连连说：“退



朝退朝！”匆匆揣在怀里追赶皇上去了。朝臣们愣怔了一会儿，也一个个低着头悄悄退走了。

此刻听张大人提起昨天文华殿的事，李石的心头猛然一阵发冷，皇上昨天说的话言犹在耳，皇上的御笔亲题仍然历历在目。李石想，眼看着大明朝廷大厦将倾，而皇上又竟然如此对待臣下，真让人寒心哪！古人说伴君如伴虎，看来果然是这样啊！

李石和张大人分手后，他留下管家李义继续打探消息，自己便一个人回府来了。到半前晌时李义还不回来，他等得憋闷发慌，告诉夫人说他要出去走走，便换了一身便衣，一个人走出胡同口，信步来到大街上游走游走，想找个人询问点消息。

自从入朝为官，李石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街上这么闲逛过，以往偶尔闲遐出游，也是乘坐轿子，而且有李义跟随，所以他对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不大熟悉。正月里打发仆人们出城走了之后，他自然也就不再坐轿子了。他出了胡同往明时坊这边走来，街上一片肃杀死寂，他想找个人问询问问也见不到个人。想想昔日京城的繁华，看看如今成了一座死城，思想自己作为朝廷大臣却无力回天，而皇上又疑心重，纵然是时局有了好转，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被皇上治罪的。想到这些，李石心中很不是滋味。这阵儿他还不知道守城的太监曹化淳已经打开彰义门投降了义军，守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也打开了宣武门和正阳门迎接义军进了内城。这阵儿义军早已攻破阜城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大明江山土崩瓦解了。

李石信步走着，抬头一看，见崇文门大开，城楼上无人把守。他心想，当年汉灵帝宠信太监，最终导致十常侍乱政。前朝天启爷宠信阉党，导致朝野怨声载道。当今皇上在登基之初废了魏忠贤阉党，着实让天下人心大快了一阵子，然而在这非常时期，皇上却又重蹈前朝覆辙，竟然任用太监守城，这不，这么大一座崇文门竟然无兵把守。他信步走出崇文门，出了瓮城，越过月城的关帝庙和镇海寺，走过崇北坊口，顺大道一直往南走来。

以往年他来过这崇文门外，崇北坊和正东坊这一带本来是珠宝估衣杂耍吃食的市场，也算是外城一处繁华街市，而今却是荒凉一片，空落落的不见一人。他经过几处胡同口，往南来到蒜市口，这是一处丁字街，他停住脚步四下看看，东西这条大道他知道是通往广渠门和广安门的，这地方虽说也算是在城里，但这里毕竟是外城，和郊外的景色差不多。作为住在内城里的宦士人，出了这崇文门就算是到了郊外。往年间他和其他官员一样，也曾带着夫人和管家李义在这一带郊游踏青。那时候春天的景色多好哇！蝶恋芳花，风戏香柳，百鸟和鸣，牧笛邀春，然而眼前的景致却是一片萧条。他抬目看看，远近没有人迹，路上没有一个行人，路边的树木早已被剥光了皮。他立即浮想起了早些时朝廷抵报上载的陕豫大旱，饥民相食的惨景，看来大明朝廷果然气数已尽了啊！本来他想掉转头进城回家，心头油然间涌起了杜甫的句子，不由得高声吟道：“国破山河在……”

忽然一个雄厚的声音从远处悠悠传来：“国破心亦破，春寒草木凋……”

李石心中一振，循声寻觅，四外再无一人，再细听，声音似乎是从百步之外的地方一波一波飘来，却清亮亮的。李石心想，哦，是什么人竟然能知道我的心曲？他循着声音一步步往前走来，声音也似乎越来越清晰了，像是一条无形的绳索在牵着他一步步往前走来，只听这个声音继续吟诵：“感时断血肠，恨无回天药……”

李石被音波牵着往前走了几十步，一转弯看见路北面有一座庙宇，音波似乎是从庙

里传出来的。再看两扇庙门虚掩，山门两旁蹲着两只大铁狮子，山门上方的匾额上题刻着“敕封药王庙”五个大字。李石自语：“哦，南药王庙到了？”李石知道，京城有好几座药王庙，而这南药王庙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早先这里是天启年间武清侯李诚铭为万历皇帝的母亲建造的生祠，崇祯帝即位后改建为药王庙。药王庙主奉伏羲、神农、黄帝，次奉药王孙思邈和韦慈藏，侧奉岐伯、雷公、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皇甫谧、葛洪、李景和等十大名医。

李石走过来摸摸山门前的铁狮子，抬头看看四外的肃杀景象，心中颇为感慨。心想，古来名医只可医人间疾病，那么，如今国家有疾，谁又能拿出治世之良方呢？他这么寻思着款款推开山门走进庙里来。庙院里没有人，音波也没有了，只有院中央静立一棵苍苍古槐。他绕过院中古槐进到东配殿来转了一圈儿，再到西配殿看看，东西配殿供奉的十大名医塑像多有破损。他从配殿出来又进到正殿来，这正殿神龛里奉祀的药王爷神像也破损了。李石转过药王爷神龛进到里院来。这里院正殿为三皇殿，西配殿奉九天圣母，东配殿奉斗姆娘娘。李石抬步跨进东配殿，抬头一看，见三头四臂的斗姆娘娘好端端一只胳膊齐腕子断掉了，像是用刀砍断的。李石正有些惋惜，却听得苍老雄厚的声音又清亮亮地传了来，细听却像是从庙的外院传进来的：“烽烟锁旧京，关山开新朝。欲知皇家事，槐荫问野老。”

李石退出斗姆殿朝外院一看，一闪眼见高高的老槐树顶上似乎飘然落下一团白云，又像是个白发老人从槐树顶上端坐着一根枯枝飘落下来。李石急忙从偏门快步冲到外院来，见老槐树下端端正正坐着一位老者，屁股下坐着一根枣子粗细的枯树枝。李石一惊，心想，自己刚才一进来只顾看殿里了，没有注意到这株老槐树顶上竟然还坐着一个人？而且这个老者的功夫看来十分了得，从四五丈高的槐树顶上乘一根枯树枝飘然落下而坐姿未变，莫非今日遇上奇人了？再看此人似乎又像是个乞丐样子，他立即想起了民间早有传言京城有“四多”：宦官比吏多，女子比男多，娼比良女多，丐比商人多，难道叫花子里边也藏龙卧虎有奇人？他迈步来到老槐树下，只见老者满头白发，头顶上绾着一块灰标布诸葛巾，颌下一部雪白的胡须，身穿一件旧灰标布盘领夹袍，脚穿一双灰标布靴子，左臂的袖子空飘飘垂落着。李石立即产生了一种恻隐之心，可怜老人家掉了一只胳膊，看来此人一定遭到过什么大难。听他刚刚随口吟和的诗句，也决不是一般人所为，而且似有所指呢。“欲知皇家事，槐荫问野老？”难道他一个独臂老人能了解朝廷大势？想到这里，李石朝老人拱手作一揖，说：“老丈请了。听刚才老丈吟诵诗句似有所指，在下请教了！”

老者并不理睬他的到来，用仅有的一只右手从枯树枝上折下一根筷子粗细的小枝，在地下画了一个盆口大小的圆圈，而后熟练地在枯枝上折下几根小丫枝，抬手举到头顶，手中的小丫枝散落下来可巧落在了圆圈里，可巧也排成一圈儿。李石很惊异独臂老者的动作，他蹲下看看，见三个小丫枝丫口朝外挨排，另三个小丫枝丫口朝内挨排。李石精通六经，深谙易理，识得这显然是一部卦局，如果以丫口朝外为阳爻，丫口朝内为阴爻，既可解读为上乾下坤，这便是一局否卦，反之还可解读为上坤下乾，这便是一局泰卦，一否一泰大相径庭，但他装作不知，说：“敢问老丈，这是什么意思？莫非——”

老人说：“世间万象，易理为纲。万千奥妙，存乎其中。”

李石眼睛一亮，赶忙抱拳施一礼，恭敬地说：“敢请老人家剖析明示？”

独臂老人深邃的目光看看李石，指指卦局说：“大人可识此卦局否？”

李石摇摇头，说：“不识。”

独臂老人微笑说：“大人学贯古今，精通易理，其实识此卦局，只是不愿说透罢了。”

李石说：“敢请老丈以此卦象解析当今天下大势，可否？”

独臂老人说：“此卦乃上乾下坤，为否卦，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小人道长而君子道消也。以此卦象解析，大明朝完了喽。”

李石说：“可是我记得此卦上似还有一解：倾否。先否而后喜。这又如何解释？”

独臂老人说：“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大明朝积否多多，无法挽回了喽。”

李石承认这位老者所解说天下大势可谓一针见血，而且以眼下的情势看来，大明朝确实已经危在旦夕。但他在朝廷为官多年，从内心不愿意大明朝垮台，所以不以为然地说：“以区区一组卦象推测天下大势未必准确吧？”

独臂老人微微一笑，说：“宇宙万理，存乎一心。大人既不愿意相信此卦象，那就不妨随心写一字容我剖析。如何？”

李石知道民间有测字算命的江湖术士，大多是蒙人骗钱的。然而当年成祖爷就是听信了测字先生的点化而登上龙位的，因此有明以来民间测字风潮颇为盛行，而他却不大相信一个走江湖卖膏药的随便写个字就能测出一个人的命运来？随便布一卦就能知道天下大事？果真要是这样的话，朝廷养那么多文武大臣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也从来不理睬这号子人。然而今日闲来无事，也正想和人说话，且当戏耍戏耍。可是写个什么字呢？那就不妨以自己的姓名测测，看这位老者如何剖析？于是捡起一根树枝在土地下写了个“李”字。写下却又有点后悔，民间传言什么《推背图》上说这“李”字是十八子什么的，无非是说姓李的要造反坐天下的意思，暗示李自成要坐天下。这位老丈也再说道个十八子什么的可就让人扫兴了。但既已写下，也就任随他说道吧，他看看老丈，微笑说：“请老丈剖析此字，如何？”

老丈手捋白髯微微一笑，说：“单子举孤木，欲持难支。大明朝大势已去了喽。”

李石心中一震，老丈的话很是出乎他的意料，像锥子一样扎了一下，很让他心疼。他站起身来，四顾茫茫，忽又蹲下说：“敢问老丈，随便一个字就能剖析知晓天下大势？”

独臂老人呵呵一笑，说：“呵呵，大人不信？不妨再写一个字？听我为大人剖析。”

李石看看老者，想了想，随手在地下写了一个“闯”字，心想，就是这个敌人李闯王搅得大明朝风雨飘摇，而且听说他早已在西安称帝了，莫非此人果真要夺得天下？

独臂老人看看这个字，摇摇头说：“马踏庭院，虽说野马最终会被困死，但庭院却给糟蹋坏了啊。看来大明朝大势已去了啊？”

李石心想，看来此人可以啊！他随手又在地下写了个“友”字，说：“天地苍茫，目下只有你我二人，二人为友，敢请老丈再剖析这一‘友’字可作何妙解？”

老人摇摇头说：“反字出头，江山易主。大明朝大势已去了喽。”

李石急了，说：“那我再写一字，请老丈——”

独臂老人扬手止住，说：“从来测字只测一字，大人已连测三字，再测无益。我观大人器宇轩昂，英气贯日。可惜天子不明，纵有良臣，大厦将倾，孤木难支，回天无力呀！”

李石说：“说到大明朝大势已去，看来果然已成定局。然而要说天子不明，在下却不敢苟同。当今天子英明有加，老丈一定是知道的，皇上一篇罪己诏，言词恳切，上感天地，下抚百姓。天下大势之所以导致如此者，也是天灾所致，反兵所致。纵然朝廷有所失政，也全然是臣下人事失职，国无栋梁，并非天子不明啊？”

独臂老人看看李石，摇摇头说：“大人此言差矣，大明朝的栋梁之材还是有的，其他人暂且不说，远有袁督师，近有李御史，但臣虽忠良，而人君却是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哪！”

李石一惊，显然，老丈所说的袁督师是指十四年前蒙冤被朝廷处以极刑的原辽东督师袁崇焕袁大将军，而李御史就是指自己了，可是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位独臂老人呀？那么此人是谁呢？李石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此人，他说：“哦，老丈认识袁督师和李御史？”

独臂老人盯住看看李石，微笑摇摇头说：“荒郊野老姑妄言之，庙堂之士姑妄听之。大人送了我三个字，我也该送大人一个字，如何？”

李石眼睛一亮，说：“哦，老丈也送我一个字？请老人家明示。”

独臂老人随手捏起一根小丫枝在地下写了一个图形字，乍看像是一块石头，细看却又像一只龟，再看又像一朵梅花，老人写罢，抬脸对李石说：“大人可识此字否？”

李石学贯古今，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字，他想：“咦，这是什么字体？说篆不篆，说籀不籀，像形？指事？会意？”他抬起头来说：“在下学识浅薄，尚请老丈指教！”

独臂老人说：“大人不必过谦，此字体乃古晋文龟甲梅花籀，失传久矣。”

李石一听大感意外，他知道当年秦灭六国之后，实行字同文，车同辙，币同形，度量同衡，原先列国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流逝几乎全部失传，然而想不到眼前这位独臂老人竟然懂得春秋时期的古晋文，顿时对老人升起十二分的敬意。他站起身恭敬地向老人施一礼，说：“谢谢老丈，在下谨受教。请问老丈，这古晋文如今可有遗迹？老丈可另有传人？”

独臂老人说：“遗迹极少极少，传人却有一位，大人有机会与之见面的。”

李石急问：“嗯？是么？谁？”

独臂老人说：“晋阳名士傅山傅青主。此人博古通今，对古晋文多有考究。”李石还想向老人多请教关于傅山和古晋文的事，却见独臂老人微微一笑，随手画掉图形，又写下一个楷体“石”字，抬头微笑看看李石。李石又一惊，心想：哦；莫非此人知道我的名字？却见独臂老丈抬头说：“大明朝大势已去，大人独木难支，孤石无援，还是走好自家的途程吧。”

李石说：“可是，既然朝廷大势已去，何以有个人途程可言？”

独臂老丈说：“大人学贯古今，岂不知商失其国而民贾货得以生存否？”

李石明白老丈说的是因商纣失政而失去土地的商民只得贾货为生的故事，以致后世将贾货称之为商，将末流贾者贬称为商人。然而李石仍然不明白老丈的意思，他看看老人写下的字，心中大惑不解，说：“老人家，那么这个‘石’字又作何解？”

独臂老人收起六个小丫枝，又以同样的方式重新布下一卦，李石一看，是上乾下离，是一局同人卦。老人说：“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大明朝已经完了，大人还是离京去吧。”

李石说：“离京而去？让我往哪儿去呀？”



独臂老人款款用小丫枝把“石”字的一撇向上通出，“石”字立即成了一个“右”字。老丈收起树枝，说：“石欲出兮必取右，切记切记！”老人说罢已站起身来，慢慢转过殿廊往后院去了。李石看着老人渐渐走远的背影，低头看看地下这个“右”字，心想，这就奇了，他送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知道我姓李名石，指点我走经商的路子？李石对这位独臂老人不敢小瞧了。他想，从来乱世出奇人，这个独臂老人不像是个以测字算命谋饭吃的江湖先生，看似测字游戏，谈吐间却藏着一种玄机。莫非大明江山果然大势已去？莫非我李石的出路果然在这个“右”字之中？他低头走出庙门，一边走一边回味着老丈写下一个“石”字又巧改成一个“右”字，那么这“右”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必取右”又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点化我往右走？那么往右走是往什么地方去呢？山之右？水之右？城之右？他这么寻思着走着，不知不觉已走出老远，猛然抬头一看，眼前来到一处门楼跟前，只见高高的门楼檐下挂一块黑漆匾，上面阳刻着“集赢会馆”四个大字。李石不知道这集赢会馆是个什么所在，他停住步子看看牌匾，见大门虚掩着，就推门走了进来。

第二回 孙老汉会馆说晋商 李闯王殿台封西侯

李石推门进得院子里来，这是一座既像祠堂又像寺庙的大院，院中没有人，显得空落落的。北面殿宇像是供奉着什么神仙，似乎殿后有后院，前院东西各五间厢房，都带前檐，形成环廊。南面是一座戏台，已经有些破旧，显然年代已经久远了，能看出来当初雕梁画栋的痕迹。李石心想，这座集赢会馆很不简单哪！不知是哪省哪州的会馆。他正这么寻思着，从东厢房的南角房出来一个老汉，站在廊檐下蹊蹊地看看李石，抬手揉揉眼睛。

李石走上前来，见这老汉有六七十岁年纪，一只左眼像是有点毛病，不大睁得开。李石拱手作揖，说：“在下冒昧了，请问这集赢会馆是谁家开的？”

老汉操一口山西味儿京腔，说：“先生是问这集赢会馆呀？这是俺山右平遥家开的。先生看着有些面生，这般阵儿是初次来吧？请到屋里叙叙。”说着已经打起了棉门帘。

李石说声谢谢，上阶进到屋里来。屋子里陈设简陋，靠窗放一张旧团桌，团桌上有两件粗瓷茶碗，团桌两边摆两把栲栳圈木椅，靠里边墙放置一张旧木床，地下蹲一只铁炉子，炉子上坐着一把旧铜茶壶。老汉操一把秃头鸡毛掸子掸掸椅子，说：“先生快请坐，请坐！”

李石在椅子上落了座，说：“请问老人家贵姓？”

老汉殷勤地提壶给李石倒了一茶碗白水，说：“好说，贱姓孙，子孙的孙，双名有福，其实咱是最没福气的人了。以往那般阵儿吧，我们会馆来往的人多，热闹。这般阵儿兵荒马乱的，各家字号的掌柜伙计全回老家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看门儿，委屈先生喝碗白水吧。”说罢坐在李石对面，说：“先生贵姓？这般阵儿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呀？”

李石对这位热情健谈的看门儿孙老汉颇有些好感，虚扶一下白水碗，说：“客气客气。在下姓李，赵钱孙李，排在你们老孙家之后呢。”

孙老汉说：“不敢不敢，你们李家厉害呀！这般阵儿就不说他了，在唐朝那般阵儿还不是你们李家坐天下？是不是？我们老孙家可没做过皇上。”

李石一听乐了，说：“老人家，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老孙家虽说没有做过皇上的，但孙家做大官做学问做得好的可多啦呀！魏晋时你们山右地方孙资、孙洵、孙楚、孙绰、孙盛祖孙三四代领袖魏晋文坛，文章做得好，官儿也做得大，你们老孙家很了不起的呀！”

孙老汉高兴了，说：“这你先生可说对了，说别人吧咱不晓得，要说到这几个人名儿咱可是知道的，这是我们老孙家的祖宗哇！你先生知道不知道？我小时候那般阵儿见过我们老孙家的一本谱谍，开头几页上就有这几个名字。那般阵儿我爷爷常和我说，你爷爷没本事，你们可以不记，这几位老祖宗的名字却不能不记啊！盼望咱老孙家后辈儿孙也像老祖宗那样有出息。我爷爷说那般阵儿老祖宗写的文章扔在地下还会像金子石头一样当当响呢！”

李石说：“对对，掷地作金石声。就是说你们老孙家祖上的文章写得好！”

孙老汉摇摇头说：“唉，后辈儿孙就不行了，早在洪武年间那般阵儿家境还好些，到我爷爷的爷爷辈上那般阵儿我们家就水啦，从桥头村搬到了达蒲村，这般阵儿到我这辈辈上更不抵啦，咱一个老圪栏光棍汉，只配给人家会馆看守个门户什么的。”

李石听孙老汉这一说，马上想到了人家山西商家的一座空会馆尚且有人把守，而偌大一崇文门竟然无人把守，因而感慨地说：“唉，能看守门户也不错呀，国和家一个理儿，怕的就是没有好人看守门户啊！”

孙老汉说：“这门户是很要紧的啊！当然得好人把守啊！掌柜们说啦，这把守门户可不是个有要没紧的营生，靠不住的人还能用呢。咱这般阵儿老是老啦，但掌柜们托信（信得过）。 ”

李石说：“是啊是啊。哎，请问孙先生，贵会馆看样子年代长久了？”

孙老汉说：“先生是问我们这集赢会馆的年代呀？听老掌柜们说早在成化年间（1465—1687）那般阵儿就有了。那般阵儿我们平遥地方在京城做生意的商家字号多，以当初掌柜们的本意呢，建了这处会馆，一来呢，各行有各行的祖师爷爷。比如木匠的祖师爷爷吧，是鲁班爷，商家的祖师爷吧，是我们山右人计然，人称仙翁爷爷。咱也叫不来名号，正殿堂里供着的就是，商家四时八节给仙翁爷爷烧一炉香总是应该的吧？二来呢，字号家有规矩，凡出来做生意的，三年五年不得回一趟家。有了这处会馆，逢年过节老乡们在会馆聚在一起喝杯茶聊聊天，听听戏班子，看看杂耍子，也是挺快乐的。那般阵儿我们会馆每到正月要唱一出正月戏，请的全是椿树胡同大班子名角儿，新旧帘子胡同那些个小班子我们会馆轻易是不请的。”

李石说：“哦，你们平遥一个小县份就能建起一座会馆？”

李老汉说：“能，字号家有的是银子，一家出上个百十两银子不就行了吗？再说啦，那般阵儿我们平遥商家来往京城的人多，来了好有个落脚处。年代长了，这般阵儿我们平遥县左近的汾阳、介休、文水、祁县、太谷、孝义等县份的商家来往京城的人也多来会馆落脚。遇上大比之年，我们山右各县来京城应试的举子们也大多住这会馆呢。自从年前风声紧了，说李闯王的兵马就要攻打北京，听说山右地方平静些，所以刚进腊月门，各商号就关门歇业躲回平遥老家去了，走的时候还是我给他们寻找的骡驮子马车呢。这般阵儿北京城要雇个脚夫也难哪！你不看这哈德门外这些胡同巷子全是空的？闯